

網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唐紀

玄宗明皇帝

綱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二月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震。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張九齡詩
不其鍾

書令李林甫同三品。目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

惡更甚祕書監崔沔勉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帖稅度鐸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

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

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林甫柔佞多狡

數朔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今江南

州王瑁妹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玉妃德之陰為內助。上上苑參於苑

中目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也知稼穡艱難

耳。綱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目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恆山見三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

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為尸以解化也為洪年八十卒其上由是頗信神仙。綱冬十二月幽

州順天府直隸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見上王屈烈友可突干見同目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

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今十九卷

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奚契丹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綱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酺宴。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目上耕藉田見十一九推

世宗死中

尸解

宰相非賞功之官

御樓酺宴

現同乃止公卿以下皆終喪現同上御五鳳樓醕觀一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

下較角勝負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聲文繡魯山今河南陽府陽府南陽州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

連袂歌于委○于為歌名元德秀所作帝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

樸士大夫服其高○三月張璠張琬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目初汪既殺張審素年九

或告焉州都督張審素職制道楊汪按之汪奏張審素二子璠璠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

素謀反審素坐斬○舊唐書上聲舊州今四川行都司審素二子璠璠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

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璠年孝烈宜加矜宥張

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

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東都杖殺士民憐之為去聲作哀諒見四卷斂錢葬之

致堂胡氏曰復讐國人之至情必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矣理瑋忿其

父死之寔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諒於司寇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音坡願不平也

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音坡願不平也

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音坡願不平也

楊氏之策先書明壽王見武氏為才人太宗之篇先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為昭儀則

開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見四卷七太宗之篇先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為昭儀則

細冬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玄妃蜀州司戶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為昭儀則

細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更名瑛英○初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見上卷改曰瑒干三月敕

禮部侍郎掌貢舉目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

侍郎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書使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議以至

侍郎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書使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議以至

之罪也故書使目張守珪使平盧鎮名今山東青州府山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目守珪奏請斬

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直誅莊賈史記司

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直誅莊賈史記司

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莊賈後期穰苴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栗孫武斬宮嬖史記

孫武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閔盧閔盧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閔盧

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大笑孫子遂斬隊長二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

人以徇於是閔盧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張九齡諱

張九齡諱

張九齡諱

安祿山貌有反相

史思明

諺曰失律楊師失師出以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王衍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今直隸永平雜胡初名阿荖落山母再果叛據襄國信稱後趙卒禍晉室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攸黠闌入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孫入于者與祿山同里開日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見四二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致堂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取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盡惑雖祿山焉敢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拒之

張九齡上十秋金鑑

細秋八月張九齡上十秋金鑑錄錄於帝生則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原誠書非是皆畧之故不書生曰七卷十二見五千秋節二上卷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賜牛仙客

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冬十月帝還西京自上過陝州見上以刺史盧象有異政題贊於聽事也中庭而去十一月賜朔方今陝西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府隴西縣公故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也仙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仙客前在河

尚書古之納言

西今陝西行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衛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封爵所以勸有功

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明王治亂之分張九齡遇事力爭

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太皆力爭諍之王之在藩

張九齡諫
辱三子

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瑒劉才人生光王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瑒瑒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洺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九齡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保則天性滅為他職置相可不慎哉

伏獵侍郎

明皇用相
各月所長

左林甫城
府深松

買五學法
立明經

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炎為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吳刺岐州鳳翔府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洺州今直隸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宏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李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廐日以八馬列馬食飼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璠上書言事璠為下邳今陝西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之啗之也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途

殺周子諒
張九齡

目救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見上卷二五帖試集覽明經誦帖括謂為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經以左氏傳為大夏四月親監察御史周子諒張九齡為荊州長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攝於殿庭絕而復諫仍杖之朝堂流瀘州

在廣西
安南國

廣西潯州府西南至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今湖北廣安府長史

鵲巢集
太感鳥雀不栖

西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宋瑤第一
流人物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諒諒得志天理滅矣能無貳乎

學縣里記言
令天下州

網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網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武德嘗置州縣學矣不皆置也於是夏六月立

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李林甫數期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璵為太子更名亨

大子廢亦
張說之過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詔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

追諡孔子
為文宣王

計行於說王豈無密議也使其明皇之意見上卷二八言

網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自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玉者之脈釋奠見十四卷贈弟子為公侯伯

遂昌尹氏曰
加文與宣氏為

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

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此諡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諡矣天生聖人

稱天以誅
未足稱其
德

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遭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詩音以汗
誅音蛇
見蛇
二卷二稱天

風度得如
九齡不乎

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綱冬十一月是歲戶口之數自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

得玄元皇
帝像

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書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感之深發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可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借也目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
 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冬十一月是歲戶口之數目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
 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綱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目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終自今委
 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誠之深發
 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得不可
 宜得也。目上夢玄元皇帝。見四五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藍。周犀府蓋犀縣至興慶宮。見上卷八

慶宮見上
卷八

奸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註音高宗見二
矣天君心術可不慎哉卷十五

督為營州都

事人多譽之平聲上左右至平盧見上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采訪使張利真利

以安祿山
為平盧節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見十七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焉

置十節度
經畧使

治北庭都護府北庭本高昌國地唐立可西節度所短焉土蕃與攻台京今

1250

節度使契丹之別種
契丹之別種未曷曷○北台志

1

右食庖備集吐蕃治善州卷三十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西南夷治益州成都府嶺南五府

經畧綏靜夷獫治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領之東萊守捉唐制兵之處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即團結營

也萊州今山東萊州府領之東牟守捉登州今山東登州府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

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華陽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奸人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羣臣請加尊號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見告以藏靈符在尹喜周康王時有函谷關令尹喜

老子喜求著書老子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

改官名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夜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綱**以田同秀為

朝散大夫**目**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綱**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規四十二轉運使堅太子之妃兄

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洪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綱**以盧絢嚴挺之

為員外詹事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希所著者林甫以**目**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

者必百計去聲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見上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歲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

召絢子弟謂曰交廣今廣東廣州府東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太子賓客分務東洛

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今陝西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

在挺之時為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

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聲去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綱**秋七月牛

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目**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見上聽食

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

得錄書符

口邊龍劍
盧絢風標
清粹

安祿山入
朝

面試

面試

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輿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輿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曳引也白白引也於是三人皆坐貶

綱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改年曰載以安祿山**綱**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上節度使見上河北見二點陟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平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冬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綱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神語帝問何識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上謂宰臣曰朕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

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綱**初

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氏薨追諡貞順皇后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

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納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

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銍繼為殿中少監銍奇為駙馬都尉三姊

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長安見諸娃引之見上得出

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李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

李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妃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釋者謂優妻

子穉而可奪之為己存耶綱曰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綱**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見上

綱十月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綱冬安祿山奏立李

靖李勣勣書祿山奏立何蕃也祿山前奏致為食盡今處夢從求食及廟**綱**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

平郡今直隸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俱見十四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綱以王鉞

上為京畿采訪使綱初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期於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

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見十四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歡怨至是以為

御史中丞京畿見杜採訪使

李林甫始
上通方

綱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今浙江處州府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太守目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見四六卷三五有五金礦國上寶石曰礦米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

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旺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

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

日為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見上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太子驍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

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貴

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鞠罪也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

皆貶之太子表請與妃韋離昏綱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俱三節度使目忠嗣始在朔方

王忠嗣為
四道節度
高估馬價

河東去年忠嗣以朔方度兼河東每互市高估日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

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見四五卷三二積石山名在陝西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

西域於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虜其全部而歸綱夏四月李適之罷目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

地開言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

京兆見杜尹蕭晃見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

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巖更薦溫才上召見顧巖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

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見上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

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鑿銕鍊銕工治陶也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綱秋七月加嶺南經

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目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

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妃欲得生荔

枝歲命嶺南見上三馳驛致之嘗以如悍不遜送歸銛見上第六上遂不食及夜高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

綱監目易知錄

卷十一

唐玄宗

五原卷四九 十至二十一

女作門楣
馳驛致生
荔枝

羅鉗吉網

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是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縗

言一縗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右贊善大夫左杜有鄰自有鄰女

為太子良娣見十五其長女為勣妻勣喜結交豪俊淄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太守裴敦復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李

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猶言飛狀見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

吉溫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綱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江華嶺湖廣永州馬王

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接邕

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去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耶○二劍名干將吳王闔廬劍師吳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還謫者

所經過處有生還謫者盡殺之李適之仰藥琚自縊意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綱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聲入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詛譎見十三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

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

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

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冬十月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

度使賊王忠嗣為漢陽太守目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在陝西行都副使李光弼為河西

兵馬使翰本突騎施見上別部酋長光弼與丹王稽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見上壯軍

麥熟吐蕃輒來獲燭和聲也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短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

人先母

上忠嗣二

謝李光弼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亦心

腹中上

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任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見三四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並領節度不出閭宰相則蕭嵩牛仙客並領節度始遙領矣蓋與嘉運開元二十八年西虜使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成怨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華陽范氏曰明皇蔽於五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目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翁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長安也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嘗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謀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也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成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也

五月賜安祿山鐵券見十祿山為功臣鐵券不書此時士大夫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事劉善寬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二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綱冬十一月以貴妃姊子為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聲賜楊釗金紫左藏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書凡書

紫衣金魚

停折衛府

上下魚書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賞衣金魚

也自觀左藏而帝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劍請令糴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儲藏充

帛如糞壤賞賜無限夏五月停折衛府上下魚書

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見上卷府兵視衛日壞死亡不

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羞之至以相詬遺病猶恥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衛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

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永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

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綱庚寅九載春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禮天官膳夫羞用百物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夏五月賜安祿山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有禮天官膳夫羞用百物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夏五月賜安祿山

爵東平郡府今山東兗州王目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綱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見四二採訪處置使綱

冬十月安祿山入朝綱賜楊釗名國忠金刀請改也綱

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自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曰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

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襪上祿衣裏之使宮人以綵輿昇輿也對之上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

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

疑也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目祿山領河東見四二奏戶部郎中吉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

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

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

既兼領三鎮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上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

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國讖勸之作亂祿山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

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奈元皓田承

嗣田乾貞阿史那突厥字姓三承慶為爪牙綱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綱大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

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

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

綱壬辰十一載春三月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綱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洪伏誅唐得天下百三

尹未有書者於是始則以伏誅書鉞其人綱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吳盈積忠吏求

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鉞弟戶部郎中錡翰凶險不法台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

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洩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事發鉞賜自盡錡杖死於朝堂綱以安思順為朔方

節度使見上綱冬十一月李林甫卒綱林甫窮山極惡綱目前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

皇謀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牕下之幸爾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綱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

娛魚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

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

之亂而上不之寤也綱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綱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

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唐同鼎鑪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

者皆出之或勸陝郡今河南府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日既出

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鉞封縣綱以吉溫為御史中丞綱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見上辭

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見上而達

綱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入於都堂唱於都堂何譏事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於都堂

唱注而名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食其省署之權則專

李林甫卒

文武憲部

武庫火

氷山

張彖隱居

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官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

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

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見上侍郎但掌試判注唱而已綱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其棺目楊國忠說稅

安祿山使阿不思鞍餉東千餘帳相次來降元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不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

問林甫塔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俱見上剖

棺抉淵入含珠實口中之珠也玉琥取也金紫見上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綱秋八月以哥舒翰

兼河西節度使目祿山以李林甫狡獪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

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見上是

時中國威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蔽意野天下稱富庶者莫如隴右翰每

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綱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欲知選事目前進士劉迺遺書

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虞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茶傳

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

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見一卷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擇之聞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南北朝徐陵庾信觀

其利口則不若嗇夫卷二十六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目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

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

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綱加安祿山左僕射夜目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

均忌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高宗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見十四候進止時